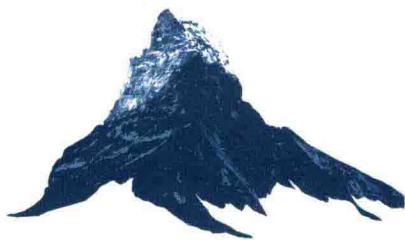


第五辑

阿尔卑斯

社科院外文所东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 主办

涂卫群 刘 晖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阿尔卑斯

第五辑

涂卫群 刘晖 主编
社科院外文所东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 主办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尔卑斯. 第5辑 / 涂卫群主编.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1072-3

I. ①阿… II. ①涂… III. ①欧洲文学—文学研究—文集②拉丁美洲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026041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阿尔卑斯

(第5辑)

涂卫群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072-3

2015年7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0

定价: 55.00元

论 文

3 陈中梅 多面性与复杂程度

——解读荷马的英雄观

37 李 川 赫西俄德的“秘索思”:代缪斯立言

49 陈众议 信仰与想象

——关于圣灵的几种阐释

66 顾 钧 季节之间的辩论

——读勃真《冬天与春天》一诗

75 魏 然 纳粹文学批判

——阅读波拉尼奥的一种路径

84 涂卫群 新批评对《追寻逝去的时光》的文本与写作阐释

114 余中先 潜入另一种文明的可能

126 赵丹霞 小说翻译中叙事视角的传译

——以《包法利夫人》的三个中译本为例

146 刘 晖 布尔迪厄的再生产理论述评

176 高 兴 2012 年东欧文学年度报告

196 涂卫群 “文化百科全书”中的人间离合悲欢.

译 文

- 207 [比利时] 弗朗索瓦·埃马努埃尔 《文本的呼唤》(刘 晖 译)
- 228 [法国] 费尔南·巴尔登斯贝尔热 《歌德在法国》(李 征 译)
- 233 [法国] 费尔南·巴尔登斯贝尔热 《法国文学中对维特的反抗》
(李 征 译)
- 238 [罗马尼亚] 埃米尔·齐奥朗 《齐奥朗访谈录》
(陈树才 译)
- 253 [西班牙] 豪尔赫·埃拉尔德 《致波拉尼奥》
(魏 然 译)
- 263 [捷克] 扬·穆卡若夫斯基 《作为符号学事实的艺术》
(杜常婧 译)
- 270 [意大利] 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 《新科学》节译
(徐 娜 译)
- 281 [法国] 路易·马丁-朔菲耶 《普鲁斯特与四个人物的双重“我”》
(孙婷婷 译)
- 292 [法国] 安娜·西蒙 《当代哲学：对普鲁斯特的记忆?》
(涂卫群 译)

论文题目英译：

1. Manifold Views and Degrees of Complexity: An Exposition on the Homeric Concept of Heroes Chen Zhongmei
2. Hesiod's Mythos : the Narrative Techniques of the Poem..... Li Chuan
3. Faith and Imagination : Interpretations of the Holy Spirit..... Chen Zhongyi
4. Dialogue between Seasons: A Study of Nicholas Bozen's Poem "De l'Yver et de l'Este"
..... Gu Jun
5. A Critique on Nazi Literature : Reading Roberto Bolaño Wei Ran
6. The French New Criticism and Proust Studies Tu Weiqun
7. A Possibility of diving into another civilisation Yu Zhongxian
8. How to translate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in novel translation..... Zhao Danxia
9. How does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reproduction work: Commentary on Bourdieu's theory of reproduction..... Liu Hui
10. Individuality in Literature Du Changjing
11. Annual Report on Eastern European literature (2012) Gao Xing
12. Narrative Strategy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 Recording the Vicissitudes of Life in a Cultural Encyclopedia Tu Weiqun

多面性与复杂程度

——解读荷马的英雄观

陈中梅

内容提要 荷马史诗颂扬英雄们(hērōes)的业绩,因此也是英雄史诗。作为神的后裔,英雄出身豪门,相貌俊美,心胸豪壮,战力超群。“英雄”是一个凡人范畴,荷马从不称神为英雄。英雄也不同于平头百姓,阿伽门农和赫克托耳等交战双方的首领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除了自身的卓越(aretai),主要取决于他们与生俱来的贵族血统。然而,尽管上述评估基本上契合史诗的内容构成和叙事旨归,也符合中外文论家们对故事的展开态势和行为主体的阶层属性的认知,荷马对“英雄”的理解却没有就此止步。荷马是“复杂”的,他的英雄史观除了受血统论和等级观念的支配,还受到史诗的叙事背景,亦即它所赖以生成的“历史”积淀(包括史实和神话)潜移默化的影响。阅读英雄史诗,人们会想当然地忽略平民的作用。然而,普通士兵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战场上,阿基琉斯、奥德修斯和埃阿斯是贵族英雄,而士兵群众则是平民英雄,hērōes Danaoi(达奈英雄们)这一程式化用语在《伊利亚特》里的多次出现,使得血战疆场的希腊将士拥有了一个能把二者统合起来的集体身份。除了谈到中外学者鲜有论及的平民英雄、居家英雄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特洛伊将士是不是英雄等内容,文章还探讨了英雄们战场上缺少英雄气概的怯懦表现,揭示了在一个尊崇人性与共性的神人杂糅的世界里,诗人对“英雄”内涵的完整把握。荷马没有针对英雄作过生前和死后的身份区分,更没有说过死去的英雄已不再是英雄。但是,诗人从不对首领们的亡灵以英雄或英雄加人名的方式相称,也从不让史诗人物这么做,尽管针对活着的勇士,这两种称谓都很普通。荷马史诗里,死人或死去的英雄可以威慑活人并因此受到后者的敬畏和善待,但他们还不是介于神(daimones)和凡人(ánthrōpoi)之间的半神(demigods),亦即还不是后世以祖先和保护者身份接受部族和城邦的祭奠、具备明显的社会与宗教功能的“英雄”。

关键词 英雄 英雄族 平民英雄 英雄气短 英雄史观

荷马史诗里，“英雄”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如果不了解“英雄”，那么即便是喜欢荷马的文学爱好者，恐怕也很难真正读懂他的史诗。除了诸神，荷马史诗的行为主体是英雄。我们的研究将从探析“英雄”（*hērōs*）的词源开始。在希腊神话和人文传统里，*hērōs*（英雄）是一个古老的印欧语词汇，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人熟悉该词的古朴词式，线形B泥板文书上的*ti-ri-se-ro-e*被一些学者解读作*thrice hero*（*trishēros*），可作“三次英雄”或“三倍英雄”解，但也可能指某位神灵。^[1]希腊词*hērōs*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已为罗马的学界人士所知晓，写作*hērōs*，以后经由拉丁语的传播渐次进入欧洲各主要语言，现代英语中作*hero*，复数为*heroes*。*hērōs*的词干为*hērō-*，词根为*hēr-*，也许在“广义”上和拉丁语词*seruāre*（中古拉丁语作*servāre*）同源，意为“护卫”，词干为*seru-*（或*serv-*），词根为*ser-*（比较英语词*servant*，“仆人”）。*hērōs*与女神赫拉的名字*Hērē*（*héra*）同源，如同该词原本作*hērwa*，*hērōs*原本作*hērowos*，以后*w*（作*F*音读）脱落，缩约读作*hērōs*。*hērōs*和*héra*的基本词义均为“保护者”。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陀》里有*haurvaiti*一词，意为“他持续护卫着”，可能与*hērōs*同源。^[2]赫拉是宙斯的妻子，也是迈锡尼王国的宫廷女神。国王在世时，她是宫廷的祭司和王权的保护者；国王死后葬入她的领地，接受国民的祭祀，被称为*hērōs*，或*ho hērōs*。^[3]在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里，*hērōs*只用来指对凡人。和神人通用的*ánax*（王者、主子）不同，*hērōs*（复数*hērōes*）是一个凡人范畴，荷马从不称神（*theós*，复数*theoí*）为英雄。^[4]鉴于希腊诸神的拟人化特征，学者们容易忽略英雄的凡人本色。诸神的确“和人类英雄（*the human heroes*）讲同一种语言”^[5]，然而需要记住的是，他们既不是人类，也不是英雄。神（*theoí*）和人（*ándres*）分属不同的族类，^[6]英雄是人中的一部分，通常不与神形成类别上的对比。*hērōs*的阴性形式为*hērōínē*，复数*hērōínai*，二者均未出现在荷马史诗里。

荷马史诗颂扬英雄们的业绩（*kléa andrôn*）^[7]，因此也是英雄史诗。^[8]对于史诗尤其是《伊利亚特》里叱咤风云的英雄们，战场是他们熟悉和向往的地方，经常也是他们生命的归宿。英雄相貌堂堂，武艺高强，战力超群。他

他们是神的后裔，出身豪门，因此大都志向高远，心胸豪壮，举足轻重，受荣誉感和责任心的驱使，好胜心极强。战场既是他们冲杀的去处，也是他们验证自身社会价值的最佳场所。相对于会场和赛场（尽管这二者也很重要），战场更能展示男子汉的血性和刚强，直接与英雄们的身份、地位和业绩相挂钩。英雄奔赴战场，为的是攻城拔寨，夺取胜利；就本意而言，没有哪一位英雄会愿意、更不会乐于为了失败而舍生忘死。战争夺杀失败者的生命，也彰显胜利者的豪强。能够经受血与火的洗礼，在战斗中击败对手并证明自己的强健，是一种莫大的光荣。史诗社会重视家族的荣誉，因此能够在战争中脱颖而出，不仅是当事人的荣耀，而且也是养育他们的显赫家族的光荣。在史诗人物看来，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战争的发起、进程和结局构成的，英雄们的宏伟业绩会因为受到诗人的颂扬而进入千家万户，为子孙后代所铭记。

除了流芳千古，战争也与英雄的现实利益密切相关。英雄通常不会也不屑于经商，战争才是他们敛财的途径。仗打胜了获胜方全盘通吃，财富自然会滚滚而来，英雄们对此心知肚明。不是说英雄没有廉耻感，但通过战争抢夺失败方的财富和女人却不在此例。明火执仗的掠夺不是罪恶；相反，它是一种能让英雄们乐此不疲和引以为豪的业绩。能够通过战争敛财，是一件名利双收、耀祖光宗的事情。打仗是英雄的职业，也是他们谋生的重要手段之一。以阿伽门农和阿基琉斯为代表的阿开亚^[9]将领们都有丰厚的“战礼”（géra）收入，从物质的角度来衡量，他们都是战争的受益者。财富象征荣誉，彰显王者和英雄们的社会地位。在一个崇尚英雄的社会里，财富是衡量人的价值和评估他们人生成就的重要参照。史诗英雄不会羡慕穷人。在他们看来，乞丐和无产者有生存的权利，一般情况下也应该受到同情，但他们品质低劣，不是人中的豪杰。所以，一位英雄理所当然地也应该是一个富人。奥德修斯知道，能够带着大量的财富返回故乡伊萨卡，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10]有了经济实力，就能巩固既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受到民众的景仰。对于荷马史诗的作者，唯物主义不是唯一的思想源泉，却始终是他内涵丰富的认知观里的一项重要内容。

英雄社会认可并严重依赖于神的存在。在史诗里，王者、首领和英雄

都是神的后裔，荷马用富有诗意然而在本质上又颇为贴切的程式化语言（*formulae*），称其为“宙斯哺育的”和“宙斯养育的”。特洛伊老王普里阿摩斯是“宙斯哺育的王者”（*diotrephéos basilêos*）^[11]，他的儿子们也是“宙斯哺育的”（*diotrephéessi*，《伊》5.463），当然也可以说是“宙斯养育的”人中豪杰，尽管他们的生身父亲不是宙斯。在《伊利亚特》1.337里，阿基琉斯称帕特罗克洛斯为“宙斯养育的”（*diogenès*）；在11.809-811里，帕特罗克洛斯遇到欧埃蒙腿部受伤的儿子，称其为“宙斯哺育的英雄欧鲁普洛斯”（*diotrephès Eurúpul' hērōs*）^[12]。英雄是天生的，换言之，从出生的那一刻起，通神的家族背景和显赫的门第，已经决定了他们长大成人后必将成为英雄。^[13]奥德修斯之子忒勒马科斯是一位涉世不深的青年，父亲还家之前从未参加过战斗，但诗人却依然以英雄（*hērōs*）视之。除了门第和出身，英雄也是社会和战争造就的。没有战争和战场，英雄将失去用武之地；而没有经受过战火的洗礼，他们的英雄属性也不可能得到切实和最充分的彰显。此外，失去来自于战争的所得，英雄们的进财渠道也会受到限制，而财富缩减的必然结果，将是生活质量的严重受损。下文还将讨论“英雄族”的问题，表明凡人也可以因为“族类”的原因而成为英雄，不一定非得接受战火的锤炼。荷马对包括英雄在内的一些重要议题的“全面”认识，不一定总是很有道理的，但他不受“唯物”和“唯心”囿限的认知取向，体现了希腊思想崇尚自由和多样化的知识论品质，就开拓心智而言，其功效有可能胜过任何过分拘泥于某种单一化或单向度表述的思维模式。家族的神性起源决定了英雄必然与众不同，而现实生活和战争文化的实际需求，也会促使他们必须具备某些必要的品性、素质和优长。

英雄不同于一般的平头百姓。^[14]阿伽门农和赫克托耳等交战双方的将领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除了出身的因素，还因为他们具备使英雄成其为英雄的属性，以及由这一属性所决定的“卓越”——荷马称之为*areté*（复数*aretai*）。*areté*（“阿瑞忒”）指人和事物的属性、品质和功用，也指这种属性、品质和功用的具体实施，可作“精湛”、“卓越”和“优长”解。在少数特定的语境中，尤其是当我们把行动或属性展示的效果也考虑在内的时候，

该词还可能带上某种道德色彩，其含义接近于“德”、“德性”乃至“美德”。

“希腊语的‘areté’一词（后来被译成‘德性’）在荷马史诗里，被用于表达任何一种卓越；一个快速跑步者展现了他双脚的卓越（areté）。”^[15]男人和女子有各自的属性和功用，不同职业的人们也都有显示各自功用和存在价值的“阿瑞特”。英雄的功用是战斗，是在战斗中展示男子汉的强悍与刚勇。作战的效能如何决定英雄的出色程度，最强健的勇士不一定是地位最高的，却一定是具备最强的战斗力的，能够在战斗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并体现英雄的功用。areté是一个典型的希腊概念，如果说“现代英语中没有一个与之完全对应的词汇”^[16]，无论是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中，也同样找不到一个词义上完全与之相匹配的词语。areté在希腊文化及其所依托的观念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按照德国古典学家维奈尔·耶格尔的理解，该词体现了“全部希腊教育的核心理念”^[17]。解析英雄离不开对areté词义的精当把握，透彻理解荷马的英雄世界，道理也一样。

史诗是强者的舞台，英雄通过武力和辉煌的战功显示自己的“阿瑞特”。没有力量就无所谓真正的英雄，强健乃英雄的第一卓越，是最重要的“阿瑞特”^[18]。力量和基于力量的勇敢是英雄的立身之本，也是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所以，在需要强调精练的语境中，我们甚至可以说，英雄的卓越就是他们以战力为依托的勇敢，是他们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荷马“强调战力是评估人之价值的基础”^[19]；通过对史诗里英雄行为的解读，“我们不难认识到：力量在这样一种卓越概念中占有中心位置，或者，勇敢是主要德性之一，甚至可能是唯一主要的德性。”^[20]力量和勇敢相辅相成，可以作为一个概念或一个概念的两个侧面来理解。我们刚刚说过“基于力量的勇敢是英雄的立身之本”，其实这句话的前半部分也可以倒过来说，那就是“展示勇敢的力量是英雄的立身之本”。汉语中有“勇力”一词，或可把上述两个侧面统合起来，只是在使用中需要做出说明，否则人们便不一定能看出该词的合成性质，容易将其理解为“力量”的另一种说法。英雄的卓越是基于力量的功能释放；战斗中，勇敢杀敌是他们的本分，是他们强悍战力的符合自身属性的圆满体现。上述引文中出现了“卓越”一词，读来甚感贴切，但对“德性”一词我

们则应保持警觉，以避免将英雄们的“卓越”道德化，人为冲淡常态语境中 *areté* 原本具备的中性色彩。“阿瑞特”是英雄内在属性的体现，是他们自身能量的豪迈释放，却不一定是他们的“德性”或“美德”。当阿基琉斯因好友帕特罗克洛斯被杀而几近疯狂，开始凭借自己超强的战力胡乱屠杀特洛伊军兵时，荷马对他的行为深表反感，称其为 *kakà érga*（邪恶的举动）^[21]。勇力是一种卓越，本身不必具备道德内涵，但它的实施却可能乃至很可能带来道德问题，需要人们进行仔细的分辨。荷马没有做出这样的区分，近当代西方业内学者也没有作过类似的提示，笔者会在另一篇文章中，亦即在讨论赫克托耳的“保家卫国”时继续就此议题展开深入的解析。

从词源上来看，*areté* 与 *áristos*（最出色的、最杰出的）因而也与 *aristeía*（战场上的豪壮举动）同根，在描述英雄业绩的语境中，他与人的豪情和战力相关。然而，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有其它因素，在诸如“木马破城”这样的著名事件中，谋略和智慧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所以，在史诗中，*areté* 并非仅指力量或体力（*bié*），它还涵盖与作战相关的其他能力（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分开来算），譬如容貌（*eîdos*）、身材（*démas*）、谋略（*boulé*）和智性（*nóos*）等。奈斯托耳年迈，不能身体力行，如同年轻人一样血战疆场，他的“阿瑞特”主要体现在运思和出谋划策上。有时，谋略（*boulé*）是战力的一个组成部分。^[22]打仗不能仅凭蛮勇，*areté* 是“勇力和技巧的结合”^[23]。C. B. 贝耶称 *areté* 为人的“质量”（*quality*），而它的外化便是体力和精神力量的强劲展示，表现为英雄们在战场上的豪壮举动，亦即 *aristeía*。^[24]对于“阿瑞特”，史诗人物有着贴近战场环境和实际生活的真切理解。作战经验丰富的伊多墨纽斯认为，伏击战最能反映勇士的 *areté*。^[25]在这里，*areté* 显然并不仅指体力，它的所指还涵盖勇气、^[26]忍耐力、精细的观察和准确的判断。*areté*（复数 *aretái*）事关人的杰出与精湛，指英雄的各种 *excellence*（卓越）和 *merit*（优点）^[27]。奥德修斯多才多艺，极其能干，是史诗里最接近于完人的人中豪杰。裴奈罗佩对丈夫的完美深有感触，称赞他拥有所有的 *aretái*。^[28]记住 *areté* 还有其他所指是重要的，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在认知英雄和英雄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平分秋色，主次不分，淡化力量的作用。勇力是荷马

史诗尤其是《伊利亚特》里英雄豪杰的第一卓越，没有它便没有英雄们的业绩，也不可能有荷马史诗的成篇。一个只会造船的奥德修斯不可能成为“战场英雄”^[29]，他可能具备造船匠的“阿瑞特”，却不可能具备“战场英雄”的卓越。希腊文化始终对“力”或“力量”难以释怀。即使在倚重雄辩而非武力的民主政制中也有“力”的参与，*dēmocratía*（民主）由*dēmo-*（民众）和*kratia*（派生自*krátos*，“力量”）组成，表明民主的社会和制度基础是来自人民的力量。

参加特洛伊战争的希腊将领们都是英雄，换言之，都是践行英雄属性和功用的人中豪杰，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诗人知道，阿开亚人并非都是能征惯战的勇士，因为人有优劣之分，有贵贱之别。战场上，阿开亚联军中有的骁勇无比（*éxotos*），有的战力居中（*mesêeis*），还有的比较次劣（*khereióteros*），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在战斗中发挥同样的作用（*oú pō pántes homoíoi anéres en polémōi*，《伊》12.269–271）。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比较次劣”的下层士兵们，也许很难配得上“英雄”的称号，很可能根本就不是或不应该被看作是英雄。从字面上来看，*khereióteros*是形容词*khereiōn*（次劣的）的比较级形式，可以作“更为次劣的”解。由此反推，荷马对“战力居中”的人的评价其实也不是很高，因为他们很可能是“次劣的”，只是在“次劣”的程度上比那些“更为次劣”的军士们略好，亦即不那么次劣一些。既然是“次劣的”，大概也就成不了英雄，即便其中的某些人或能跻身这一群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却很可能不具备人中豪杰的属性潜质，不是也成不了名副其实的英雄。只有王公贵族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英雄，这一认识符合迈锡尼社会的历史状况，也与荷马所处时代的人文状况有一些相似之处，因此极有可能在他的头脑中挥之不去，根深蒂固。英雄史诗描述的，其实就是诸如阿伽门农、阿基琉斯、奥德修斯、赫克托耳和萨耳裴冬这样的王者或首领级英雄们的业绩，其故事情节不同于作为点缀的明喻或明喻情节，^[30]与远离战火的普通人的生活相去甚远，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然而，尽管上述评估基本上契合史诗的内容构成和叙事旨归，也符合古今文论家们对故事的展开态势和行为主体的阶层属性的认知，荷马对英雄的

认识却没有就此止步。荷马是“复杂”的，他的英雄史观除了受血统论和等级观念的支配，还受到史诗的叙事背景，亦即它所赖以生成的“历史”积淀（包括史实和神话）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成文于公元前7世纪的《劳作与时日》里，赫西俄德讲了一个“五族人的故事”，其中“英雄族”排位第四，位居“青铜族”与赫西俄德本人所在的“铁族”之间。这是一个“神一样的英雄人的种族”（andrôn hērōōn theiōn génos），族民们的群体素质和正义感都优于之前的青铜族，被誉为“半神”（hēmítheoi）^[31]。这个“神一样的英雄人的种族”，参加了著名的攻打忒拜的战斗和特洛伊战争，一部分族人在那两场鏖战中丧生。^[32]赫西俄德不太可能无中生有，编造一个关于人类起源和族群替换的故事。此人既非神谱记事，亦非训诫诗的首创者，而是如同荷马在英雄史诗领域一样，承续了一种古已有之并吸收了许多东方元素的叙事传统。^[33]“五族人的故事”或类似神话的产生应该先于赫西俄德的创作，在荷马创编史诗的年代里大概已相当流行，而作为一名阅历丰富的歌手（aoidós），荷马不太可能对此无所耳闻。

生活在英雄时代的人们，同属于“一个神一样的英雄人的种族”。这个种族经历了延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参战的全体将士，包括贵族和平民，自然都是英雄。神话也讲究逻辑，只是它的前提合理性仰仗虚构，不受也不在乎科学规则的制约。对这一神话历史观的认同，构成了英雄史诗的另一种叙事指向，与基于史实和生活经验的英雄史观互为表里，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展示了荷马史诗的“复调”特色。迈锡尼社会等级森严，国王、贵族、平民和奴隶之间的区别泾渭分明。与之相比，古老神话讲述的是另一种情形。生活在英雄时代的所有成年男子都是英雄，他们属于同一个英雄的种族，并不特别在意贵族与平民之间的身份区别。受现实考虑的驱使，荷马有时会忽略故事的神话背景。但总的说来，无论是出于有意识的安排还是无意识的巧合，他的叙事是有所兼顾的；细读原文，我们还会觉得刻意安排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描写战争场面时，荷马对士兵群众英雄身份的认定有时不是时隐时现的含蓄暗示，而是直接的指称。战场上的阿开亚将士不可能人人都是王公贵族，只要引入基于常识的判断，我们就能得出士兵群众的主体，当由在

家时务农、牧羊、制陶、造船和从事其他行当的平民构成的结论。平民英雄的观念于是跃然纸上，一定程度上与关于王者或首领级英雄业绩的描述交相辉映，如同在描述宏大战争场面时插入一些表现民众日常生活情景的明喻，^[34]在英雄史诗浓郁的贵族氛围中注入了些许或可起到调节作用的平民气息。^[35]

“英雄”并非只能指王者、首领以及包括他们在内的贵族。在《伊利亚特》的起始处，诗人开门见山，吁请女神唱诵（实际上是请求女神助佑他唱诗）“裴琉斯之子阿基琉斯招致灾难的愤怒”^[36]。阿基琉斯的自负、任性和火爆脾气给阿开亚联军造成重大的损失，使众多豪杰强健的魂魄（*pollàs d' iphthímous psukhàs...hērōōn*）坠落到哀地斯的冥府（《伊》1.2-4）。*hērōōn*是*hērōes*的所有格形式，在此作泛指用，并非特指某几位英雄。形容词“许多”（*pollá*）浓添了*hērōōn*的泛指意味，使得该词的涵盖面更有可能延扩至包括普通的中下层军士。阿基琉斯含恨休战后，阿开亚联军损兵折将，伤亡惨重，但即便迟至他重返战场前，除了骁将帕特罗克洛斯以外，诗中提及的主要将领虽然大多有伤在身，却并无一人阵亡。*hērōōn*（或*hērōes*）泛指阿基琉斯罢战后阿开亚联军中阵亡的军勇们，其中有若干位将领，也有一些次要的首领或军头，但绝大多数当为草根士兵，是成千上万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

按照诗人的理解，特洛伊战争不只是一场凡人之间的争斗，交战的双方都有神明助佑。战场上，神界使者伊里斯向波塞冬转述了宙斯对他的严厉责斥，波塞冬先是不服，但经伊里斯劝慰后勉强压下怒火，同意暂作退让（《伊》15.168以下）。裂地之神（即波塞冬）怒气冲冲地讲完一番话后，离开他热心助佑的阿开亚军队（*laòn Akhaiikòn*），潜入大海，给阿开亚英雄们（*hērōes Akhaioí*）留下深切的盼念。^[37]*laón*为*laós*的宾格形式。*laós*（或*lāós*）词义上可与*dēmos*（民众）互通，但在战争氛围里，该词指战斗中的人群，作“将士们”或“军勇们”解。*laòn Akhaiikón*的妥帖释译当为“阿开亚人的军伍”，或“阿开亚军勇们”，其涵盖面应该包括所有当时在场的阿开亚人。可能是觉得*laós*的指义与“英雄”尚有差距，诗人紧接着又用了*hērōes Akhaioí*一语，突出了阿开亚人的英雄身份。和*laòn Akhaiikón*一样，*hērōes Akhaioí*在此泛指当时在场的全体阿开亚将士，他们中有的是王者和首领，但